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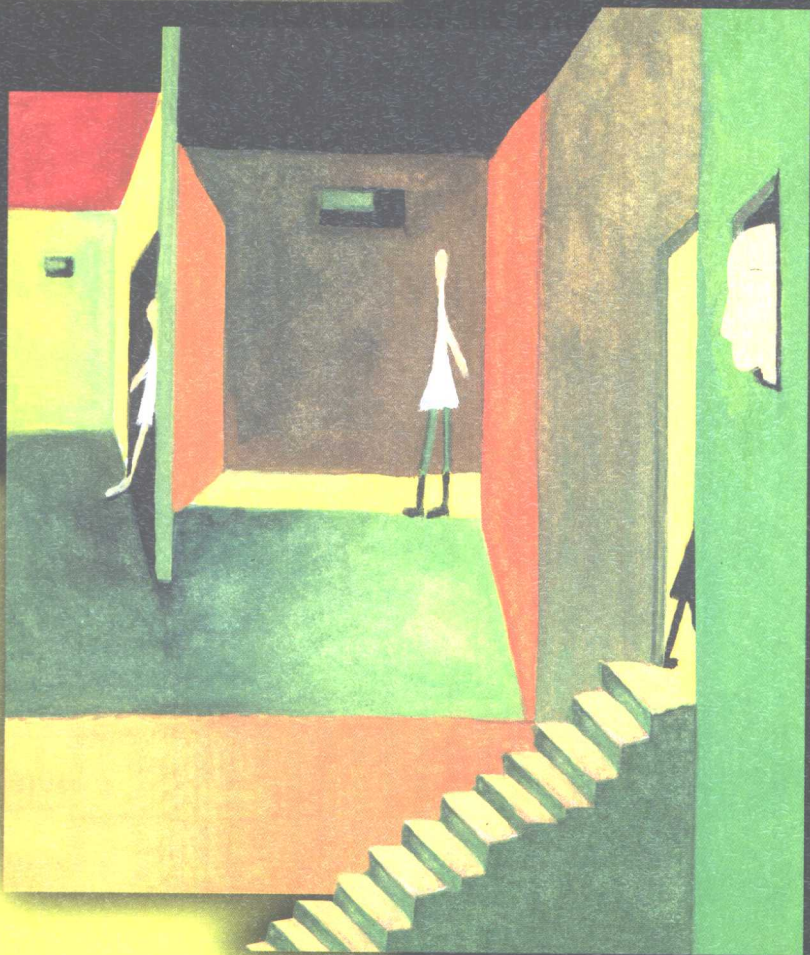
警察游戏

梅子涵 著

少年小说

中国儿童

文学丛书



ZHONG GUO ER TONG

WEN XUE CONG 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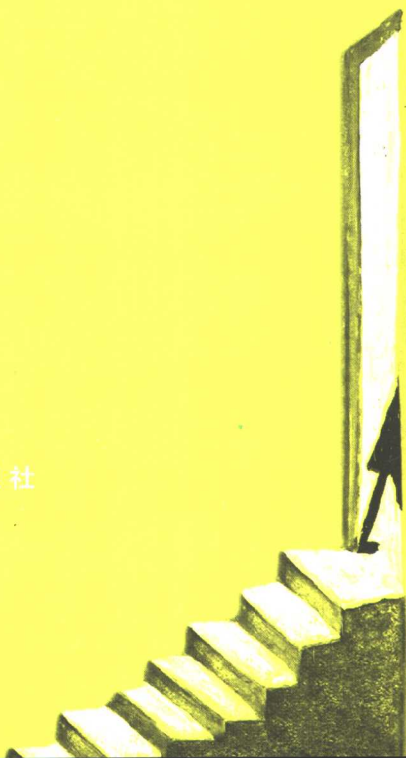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儿童文学丛书

警察游戏

少年小说

梅子涵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警察游戏/梅子涵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2.5

(中国儿童文学丛书. 第2辑)

ISBN 7-02-003784-4

I. 警… II. 梅… III. 儿童文学-少年小说-
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4359 号

责任编辑:王玉梅 责任校对:王鸿宝
装帧设计:何 婷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警察游戏

Jing Cha You Xi

梅子涵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6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2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3784-4/I·2881

定价 11.80 元



梅子涵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1949年生于上海，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，现为上海师大中文系教授、儿童文学研究生导师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走在路上》、《双人茶座》，长篇小说《女儿的故事》等。其中《女儿的故事》获全国儿童文学奖，《李拉尔故事系列》获北京优秀儿童读物一等奖。

目 录

中学生灵感	1
青蛙的声音 癞蛤蟆的声音	16
警察游戏	33
女儿的故事	48
我的故事讲给你听	188

中学生灵感

讲

几件这些天的事给你们听听，保险你们觉得有趣。

第一件，是关于我和孟庭苇的。不是那个唱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的孟庭苇，是三班的孟庭苇。她的名字怎么会和那个孟庭苇一模一样是有点奇怪。考进高中以后，就有人说她肯定改过名字，故意和孟庭苇的名字一模一样，我说，你们不要造谣，根本没有改过，我和她是一个中学的，而且是一个班的！男生就起哄：“哦，和孟庭苇一个班的噢，那么你就叫张信哲吧！”这样，他们就开始叫我张信哲。碰到孟庭苇，我就对她说：“我们班现在叫我什么你知道吗？”她说：“叫你什么？”“叫我张信哲。”你猜她怎么说，她说：“你是张信哲？嘻，不要吓我！”我想告诉她我怎么会变成张信哲的，可是看到她这种样子，就不想说了。我如果说，是因为他们说她的名字肯定是故意改过的，我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造谣，她根本没有改过，她还以为我是要讨好她，我怎么会讨好女生！



他们逐渐地当着老师的面也这样叫我。老师当然要问：“你们为什么叫张琪张信哲？”老师不一定知道张信哲是谁，往往我们知道的事老师都不大知道。他们就回答说：“因为三班有一个孟庭苇。”老师因为可能不知道还有一个唱歌的孟庭苇，所以就问：“为什么三班有一个孟庭苇，你们就叫张琪张信哲？”他们就嘻嘻哈哈笑，老师没有办法，只好也笑。

他们甚至当着孟庭苇的面也开始叫张信哲。他们说：“张信哲，孟庭苇叫你！”孟庭苇就说：“我什么时候叫过他了？脑子有毛病了！”

我问孟庭苇，当然是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：“他们叫，张信哲，孟庭苇叫你，你为什么说谁叫过他了，你这样说，不是等于承认我是张信哲了吗？”

她说：“那么叫我怎么说？”

“你可以别睬他们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不睬他们，我就是要狠狠回击！”

我说：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我们干脆假装很要好的样子。”

“你脑子有毛病，我为什么要和你假装很要好？”她差一点就算吼起来。



我说：“是假装的呀！”

“为什么要假装？”

为什么要假装？我心里是这样想的，我们假装很要好，常常在一起说话，有的时候还一起放学回家，这样肯定他们叫孟庭苇张信哲就叫得更起劲了，弄得不好老师还会找我们谈话，三班班主任找孟庭苇谈话，我们班班主任找我谈话，家长也一定会知道，然后把我们骂得要死，说你们这么小的小人怎么可以这样，等他们谈话谈得最起劲、骂得最起劲的时候，我们就告诉他们，我们是假装的！这不是很有劲吗？

我把我心里想的讲给孟庭苇听，孟庭苇笑起来：“那么要是他们不相信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有办法！”我知道他们是不会相信的，所以我已经想好了办法：“那么我们就给他们看日记，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写日记，把我们怎样假装的都写在日记里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”

孟庭苇说好吧。不过她还是不放心，说：“是假的哦！”

“当然是假的！”谁愿意是真的，她以为我会希望是真的吗？

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爸爸妈妈知道了这一件事后的



事。我爸爸妈妈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，他们不对我说是谁告诉他们的，他们可能怕告诉了我我会怀恨在心。其实我根本不会怀恨在心，我们是故意假装的，为什么要怀恨在心，我和孟庭苇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会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互相问：“你爸爸妈妈知道了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我们像秘密联络一样。我们写日记了，怕什么？

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一起问我，让我说说是怎么回事。他们是吃晚饭时问我的，其实吃饭的时候不适合问这样的事，吃饭的时候应该高高兴兴，可是他们怎么克制得住？我说：“没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没有这么回事？你们一个年级都知道了，你还说没有这么回事！”妈妈有点想暴跳如雷。

“我看有可能一个学校都知道了。”爸爸进行着补充。爸爸一般是不暴跳如雷的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的“力量”。尤其是在这样的事情上，你让他不补充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“是的，一个年级都知道有这么回事，是不是一个学校都知道我不知道，可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！”

我妈妈说：“你再说一遍，你自相矛盾，我听都听不懂！”

爸爸说：“你说说清楚。”



“我说得很清楚。”

“你再说说清楚!”妈妈“咄咄逼人”。

“根本没有这回事。”我义正词严,不慌不忙。我总算尝到了防患于未然心中有底遇事不慌的味道。

“这算什么说清楚?你以为你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就算说清楚了?”这话当然又是我妈妈说的。我妈妈这人总认为自己看问题很深刻,并且讲话逻辑性也最强。其实她深刻和逻辑性强,都是顺着她自己的思路的。嘿嘿,这回她不知道顺着她的思路不行了。

“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不算说清楚,那么非要我说有这回事才算说清楚啰?”

“没有这回事,那么怎么人家会说有这回事?”

“照你这么说,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造谣了啰?”

“那么我问你,你和孟庭苇是不是经常在一起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还一起回家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好,你们既然没有要好,那么为什么经常在一起,还一起回家?”

“因为经常在一起,一起回家,人家就会说我们要好。”





妈妈显然没有听出我这句话的意思。她说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”

“你听不懂，那就想办法听懂。”

我那句话的意思是，因为只要你经常和谁在一起，哪怕只是讲讲话，甚至只要你……就像我只不过是为孟庭苇讲了一句话，人家都可能开你玩笑，都可能说你们要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干脆在一起，故意在一起，让你们去说。可是妈妈当然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。

这天晚上我不但没少吃饭，而且还多吃了。我津津有味地吃吃这个菜，又津津有味地吃吃那个菜，不慌不忙地回答他们，弄得我爸爸妈妈莫名其妙，尤其是妈妈可能更加莫名其妙。

吃完了饭，我问他们：“我说的话你们相信吗？如果不相信，我现在可以让你们相信。”

“怎么让我们相信？”妈妈问。

我就给他们看日记了。

他们不会料到我有这一手的。他们怎么想得到，我和孟庭苇会防患于未然，他们自以为是的事，原来是假装的！我的这个灵感怎么样？都上当了吧！可谓顺手牵羊、将计就计、神不知鬼不觉……看以后谁还无聊之极、自以为是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



可是我妈妈看了以后说：“你这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？我怀疑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！”

我措手不及，忍无可忍，只得朝她大叫：“我看你是个天才！”

第二天，我的心情当然不那么好，孟庭苇碰见我，说：“这么严肃干吗？”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妈妈知道了。她激动起来，以为我爸爸妈妈肯定哑口无言了：“他们哑口无言吗？”

“还哑口无言，我妈妈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！”

“啊，你妈妈好逆向思维哦，属于天才哎！”

老实说，我真没料到她会这样逆向思维，看样子，大人可真不容轻视。

“你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不知道，否则我会告诉你。”

“你看我们还要假装吗？”

“当然不要假装了。”

“那么我们还讲话吗？”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还要像以前那样子“交往”吗。

“一如既往！一如既往，可是永远不真的要好，那才叫真正的非同寻常！”

“OK！”我说。



“OK!”她说。

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和林东之间。林东是我们班的。他喜欢穿黑衣服，他每一次穿来一件新的黑衣服，总要指着说：“看，花花公子牌。”

别人就说：“是假的花花公子。”

可他总是说：“是真的！”

“现在外面的花花公子都是假的。”

他就指着“PLAYBOY”：“看，PLAYBOY！”

“假的花花公子都有 PLAYBOY！”

可谓唇枪舌剑。

今天，他又穿了一件黑衣服，又说：“看，花花公子牌。”你说，烦不烦？

我就脱口而出：“我看是黑狗子牌还差不多！”然后我就指着他的衣领说：“看，BLACKDOG！”

大家就激动地叫起来：“黑狗子牌！”“黑狗子牌！”

你想想，刚刚还是花花公子，一转眼变成黑狗子了，他怎么会不火冒三丈？他就说：“你他妈的才是黑狗子！”

我说：“你骂人！”就用手在他脸上推了一把。我知道，他不甘罢休的，弄不好会打架，但是我可不那么愿意打架，就转身逃。果然，他紧紧地追我。

我们一个跑，一个追，他毕竟是花花公子牌，跑起来



可不如我。但是他好像憋了一口气，不追上我誓不罢休似的。我有什么办法，只好拼命逃啊，穿过操场，穿过办公楼，最后干脆逃出校门，来到马路上。可是他神经病发足了，仍旧誓不罢休，我只好往桥那边逃。这样他才停下来，气喘吁吁。我也乘机停下来，气喘吁吁。我说：“算了……算了……上课了。”可是他不肯罢休：“你敢……过来，我……我就……打你……”

结果我们只好僵持在桥上。我们僵持了很久。我们后来没有打。僵持的时间长了，他也不想打了。问题是等我们回到教室，课已经上了一刻钟了。这是一堂政治课，政治老师叫毛利，但是我们平时都偷偷地叫他猫咪。猫咪说：“你们上哪去了？”

大家都拼命笑。他们刚才看见我们一个逃一个追的。猫咪说：“你们不把政治课当课，你们去玩吧。”

我说：“毛老师，我们刚才有事，以后一定注意！”

“你们刚才有什么事，你说一说。”

我只好支支吾吾。

还是林东行。他说：“刚才他骂我黑狗子，我就请他出去说理，我说，我平时从不叫你张信哲，你为什么骂我黑狗子？他已经承认错误了。”

大家又拼命笑。



猫咪说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这个黑狗子牌，我什么时候承认错误了？

他说：“你们进来吧。”

林东说，他平时从来不叫我张信哲的，是这样吗，我倒没注意，那我以后也不再说什么黑狗子牌了，他喜欢花花公子，我就也说花花公子得了。

猫咪这人挺好，我们虽然都不好好上政治课，但是他从不大发雷霆，你看，刚才他说你们出去玩吧，也是心平气和说的，没有大发雷霆。这样的老师好，老师不能动不动就大发雷霆。我以后也绝不偷偷叫他猫咪了，叫他毛老师。

第三件事是情人节那天晚上我们到马路上去卖玫瑰花。我们班级的一伙，总共十二个人，六男六女。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想出来的主意。你说你想得出来吗？可是我们班的乖乖虎想出来了。乖乖虎就是刘晓朋。刘晓朋不但名字里有一个朋字，而且长得也很像苏有朋。他说：“我们这次情人节的晚上到马路上去卖玫瑰花好吗？”让我们兴奋得要死。他就告诉我们怎样先到文化广场的花市去采购，那里的玫瑰花怎样怎样便宜，只有几毛钱一枝，然后去“上海的香榭丽大道”衡山路卖，那里全是别致



优雅的咖啡馆。他说情人节晚上玫瑰花在衡山路起码可以卖十元钱一枝。这件事他好像精心预谋了很久似的。我们都说啊呀那么情人节的晚上我们可以挣到多少钱啊！大家就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恨不得光阴似箭，明天就是情人节。这样，我们就凑成了一伙十二个人。我说凑成，意思不是人不够，需要拼拼凑凑，其实想参加的还大有人在，但是乖乖虎说不能那么多人，而且他断定有些人如果参加，不把事情弄坏才怪。他就挑了六男六女，分成六组，每组一男一女，他说情人节的晚上卖玫瑰花，一男一女是最佳组合。

对了，临出发前，他还教了我们一个兜售的方法，这就是在卖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对人说：“如果你们是刚认识，那么可以买一枝，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，那么可以买三枝，如果你们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，那么可以买十一枝。”我们就赶紧背了下来：如果你们是刚认识，那么可以买一枝，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，那么可以买三枝，如果你们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，那么可以买十一枝。

这天晚上在衡山路实在有劲。两人一组，我们相隔着几十米站开。衡山路灯火辉煌，使我们彼此能望见。我们每个人手里捏着一大把玫瑰，有红的也有黄的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开口叫的：“玫瑰花买吗，红玫瑰，黄玫瑰。”